



中國文史講座

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编

中國文哲講座

東行常題



中央文史研究館書畫院
人民美術出版社

編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中国书画讲座 / 马振声主编. -- 北京 :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102-06641-7

I. ①中… II. ①马… III. ①书画艺术—讲座
IV. ①J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6654号

中国书画讲座

编辑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100735)

<http://www.renmei.com.cn>

编辑部：(010) 56692083

发行部：(010) 56692181

责任编辑 吉祥

装帧设计 徐洁

版式 张俊岭

责任印制 文燕军

制版印刷 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14年1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00mm 1/16 印张：8

印 数 0001—3000

ISBN 978-7-102-06641-7

定 价 59.00元

与我社联系调换。

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主任：陈进玉 袁行霈

编委会副主任：方 宁 王明明 冯 远 王卫民

主 编：马振声

副 主 编：王俊山 马新林

执行主编：耿安辉

编 辑：张 婷

目录

序 / 王明明	
中国画之美 / 薛永年	4
书法家应该是文化人 / 林 岚	24
如何欣赏中国画 / 张立辰	40
草书欣赏述略 / 马世晓	56
传统文人画的人文价值 / 朱良志	64
中国工笔花鸟画赏析 / 金鸿钧	92
中国山水画的鉴赏 / 程大利	108

序

/ 王明明

中央文史研究馆始建于新中国建国初期，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直接关怀下成立的具有统战性、荣誉性的文史研究机构。建馆 60 年来，文史研究馆以敬老崇文为宗旨，通过文史研究、书画创作和对外交流，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成立 7 年来，秉承文史研究馆的宗旨，充分发挥馆员在中国书画方面的高深见地，同时吸收当代有成就的书画家，构建书画艺术的高层平台，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不断提高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水平。鉴于良好的平台和深厚的资源，书画院着眼于高端艺术活动和专业学术研究，于 2012 年初开办“中华书画艺术鉴赏研习班”。该讲座邀请中央文史馆内外的专家学者为主讲人，从中国历代书画作品的赏析到对当前中国书画在传承发展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进行探讨，通过主讲人不同方向的学术研究，将其切身的体会讲授给大家。基于讲座的内容，我们编辑了这本《中国书画讲座》。

《中国书画讲座》收录的七篇文章，作者分别为马世晓、金鸿钧、张立辰、薛永年、林岫、程大利、朱良志七位先生。他们具有高深的书画鉴赏能力和理论知识，所讲授的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知识，内容丰富，对中国历代书画作品分析透彻。有的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和书画创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成熟的笔墨技巧，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融会贯通。马世晓先生是书法家，介绍了草书欣赏的特殊性；金鸿钧和张立辰两位先生为花鸟画家，但专攻不同，金鸿钧先生长于工笔花鸟画创作，张立辰先生以写意花鸟画知名，两位先生对中国画的继承和创新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他们的文章对比着阅读，会有不一样的收获；林岫先生着重于书法中的文史知识，注重书法与中国文化的阐述；薛永年先生和朱良志先生的文章中有系统丰富的美术史论及美学研究，且对历代书画家有专门的论述；程大利先生则通过对国山水画的赏析，给我们展现了中国画“画求内美，不务外观”的审美境界。

中国书画历史悠久，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载体，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精神影响着中国书画的艺术思想、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中国书画在中国文化背景影响下，有着独特的艺术形态、艺术功能、艺术技法和传承形式，具有师徒相传的不可复制性。中国书画已经远远超越了艺术范畴的领域，影响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它对于提升国民素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从目前还是长远来看，该书的出版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中国传统书画的再认识，会对当下中国书画的发展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有利于提高广大读者的文化艺术修养。

我衷心地希望《中国书画讲座》可以让读者有所获益，能够体会到中国书画欣赏的乐趣。



中国画之美

薛永年



图1 齐白石 荷花与蝌蚪

中国画独特的艺术美，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20世纪初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中国画出现了两种形态：一种是与古代传统一脉相承的传统形态，另一种是融合中西的新的形态。为了了解中国画特有的艺术美，我们着重从古代作品和20世纪传统派的作品来分析鉴赏。

我们先从20世纪传统派巨匠齐白石的一件神品来看看中国画独特的艺术美。这件作品叫《荷花影》，画水面上的一朵荷花，还有荷花在水中的影子，以及向水中美丽的荷花之影游来的一群蝌蚪。这件作品很多人在文章中称赞过，美学家王朝闻讲过，书画篆刻家韩天衡讲过。他们都讲了这件神品的妙处。

一眼就能够看出的妙处，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那不似之处非常大胆。比如：倒影画成正影；微风吹过水面形成波纹，水下的影子本来应该散乱，但画中依然是完整的；水中的荷花影，是光线折射的结果，在岸上才可能看到，在水中不可能看到，但是画中的蝌蚪却在追逐水中的荷花之影。

画家的异想天开，传统画论中叫“奥理冥造”，就是不按物理，本诸画理，敢于遵照艺术规律，违背自然规律。这件作品用现实没有的笔墨，极尽精微地提炼对象，画出了神似，画出了诗情，更画出了哲理。什么哲理呢？就是追逐美好的事物当然好，但必须明辨是真是幻，把水月镜花当成真实的存在去追逐，是永远得不到的。

这幅画画成后，正赶上白石老人的学生李苦禅和许麟庐去看他，都看出了高妙，纷纷向老师求要这件瑰宝。白石老人只好让两人抓阄，结果许麟庐得到了，白石特地作了题跋，风趣地说得到此画是缘分，但他怕李苦禅太失望，立即又画了另一幅《荷花与蝌蚪》（图1），水面上也有一支荷花，但不再画荷花影，而是画水面上一片荷花瓣，蝌蚪追上了荷花瓣，推着荷瓣前进。同样充满诗情，也专门加了题跋。

我们不妨把《荷花影》、《荷花与蝌蚪》与另一幅《秋荷》放在一起，试作比较。那幅《秋荷》，也画得极好，笔墨淋漓奔放，用色明丽强烈，不是画秋荷的凋零，而是画阳光照在变黄的荷叶上。是画生命的灿烂，是画旺盛的活力，是画“不似春光胜似春光”。三张都非常好，但放在一起之后，还是有好中之好。《秋荷》很好，《荷花与蝌蚪》特别地好，《荷花影》令人拍案叫绝地好。看画不光是区分真伪，还有辨别优劣以及优中之优。

中西异趣

人物画的传神美

中国的人物画讲传神美：“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就是说画人物四肢美与不美并不关键，关键是画传神的眼睛。这是晋代顾恺之讲的。大量的中国人物画作品，都是处理衣服、道具相对简练，着重刻画人的头面手足及身体的动作，特别是眼神，是非常下功夫的。中国画有详略，有重点，很精粹，跟中国的诗一样精炼。

我们看到这一张画，是五代顾闳中画的《韩熙载夜宴图》（图2）宋摹本中的一段，画当时从北方到南唐任职的一位官员，为了避免别人说他有野心，就天天晚上进行夜宴，搞放纵的夜生活，听唱歌、看跳舞，避免别人的猜疑，但他实际上内心比较苦闷，比较忧郁。我们看，这张画上两个人最传神，一个就是这个韩熙载，他表面在击鼓，给这个舞蹈家王屋山在击鼓，王屋山跳的是“六么舞”，类似今天的迪斯科。韩熙载虽然在击鼓，但他的面部神情忧郁，郁郁不乐。在这个矛盾状态下，突出了



图2 顾闳中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图3 郎士宁 乾隆大阅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这个人物的精神世界。还有一个人物更有趣，这个人是和尚叫德明，是韩熙载的朋友。在古代社会里，和尚一般不应该出现在这样声色犬马的场合中，但是他来了。大家都击掌，按着节拍鼓掌、击鼓。他怎么办？他这双手呢，握着，像拍巴掌又有顾虑，又像出家人合十，眼睛也不敢看舞者，显得非常尴尬，非常不好意思。所以这张画反映他内心矛盾，是传神入微的，中国画的传神就在这里。

我们再看一位西洋画家的作品，他是乾隆时代到中国在宫廷任职的传教士画家——参加过圆明园大水法设计的郎世宁，画的是《乾隆大阅图》（图3）画中乾隆全副铠甲，骑着马在检阅部队。旁边的这幅作品是同时代活动在扬州的杭州人金农（号冬心）的《自画像》（图4）。他是擅长写漆书的一个书画家。自画像旁边的另一幅作品，是他的学生罗聘画老师的像。这张郎世宁画的像，画得当然好，有很多特点，一个是很写实，很精细，有立体感，有空间感，有光感，很接近于彩色摄影，但是平均使用力量。当然，郎世宁在西方，在意大利也不是一流画家。这样的作品，用唐代张彦远画论中的话说，就是“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不懂得怎么省略、怎么剪裁，草也画得这么细，因此也就影响了人物的传神。当然，他作为中外交流的使者做出了很大贡献，因此去世之后乾隆皇帝给他一个副部长的职衔，安葬在阜成门外。金农的《自画像》有点像现在的漫画像，他自己叫“一笔画”，非常简练，就把他的神情表现出来了。金农是一个经常活动在扬州生长在杭州的职业画家，非常有文化，非常有学问，被举荐鸿词而不就，以做一个平民的职业画家感到自豪和骄傲。他认为这样悠游自在，不受拘束。这张画就是他画给他的朋友篆刻家丁敬的，当时没有照相，他在题跋中说：你看我还是不是原来那个以布衣雄世的在林下优游自在的那个样子呢？他自由自在，策杖而行，还穿着小红鞋。这个形象和神态，跟他学生画的他读书的样子是一样的。可见他是完全抓住了自己特点，加以变异，加以夸张，加以补充，而重在传神。

山水画的意境美

中国的山水画讲意境美，意境是情与景的交融，不但在画内，而且在画外，所谓“象



图4 金农 自画像



图5 李成、王晓 读碑窠石图



图6 希什金 造船木森林 (局部)

外意”。李可染就说，中国的山水画，不只画所见，还要画所想，画所思。意境所表现的是比画面里边情景更开阔的一种空间景象，是寄托了画家家国之感、更悠远深长的、讲究格调境界的一种精神景象。

我们看这个宋代李成和王晓合作的《读碑窠石图》（图5），这是一张讲究意境的山水画。旁边这张是俄国19世纪巡回展览画派希什金画的森林，叫《造船木森林》（图6）。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张画的不同。《造船木森林》画得很真实，很成功。他突出的是这个造船木的物质性，它可以被人们所用，可以造船，而人的思想感情没有寄托到画里面去。我们再看北宋初期三大家之一——山水画家李成的《读碑窠石图》，在这张画里面，他画的是什么呢？是对自然、对历史、对人类所建造的功业的沉思，充满了历史感。在荒凉的旷野里面有历经沧桑的老树，坚韧不拔地还在生长。那个古碑记载着煊赫一时的功业，还有一个路过的人，正在看那个碑，在想历史，据说可能画的是魏武帝。这张画充满了一种读画的人跟景物之间的情感互动，一种交流，和古人交流，和历史交流，和大自然交流，这种交流充满了带有历史感的思索。画家感兴趣的不是树木的物质性功能，不是能不能造船，他关心的是历史的见证，是历史兴衰给人的触动。

花鸟画的意趣美

中国花鸟画讲究的是意趣美，表现画家的情怀趣致。现在我们有些个当代花鸟画家，喜欢说我是表现生存状态，是表现花鸟的生命感，其实，要拿我们的宝贵传



图7 莫奈 荷塘

统来讲,我们还追求比这个生存状态、这个生命感更多的东西。下面我们看两幅作品,两张画画的都是荷塘,底下这张画是19世纪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画的《荷塘》(图7),上边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金农,他画的《莲塘图》(图8)。下面这个荷塘是莫奈的代表作,他画了40多张,他是要通过这个荷塘来表现特殊光线下的感受,把画室内光变成画室外光,在外光的照耀下,画出荷塘上阳光闪烁的那种瞬间景象。这张画,近大远小,焦点透视,画的是自然美,没有更多强调画家主观内心世界的表达。可是金农的荷塘,他画得要比莫奈简练,也不受焦点透视的束缚,只画近处一块荷叶田田,后面有一只船的一部分。

上面有一长篇题跋。这个题跋大体是说他是杭州人,但是生活在扬州,一到了夏天六月,就想起了家乡,想起了家乡接天莲叶、映日荷花那种美丽的景色。他画了船,说我虽然没有画人,但是仿佛可以看到衣香鬓影,可以听到丝竹管弦不绝于耳的那种回忆中的景象。这样的画突出的是人,而不是荷塘,是人在回忆中的那种意趣,这是中国花鸟画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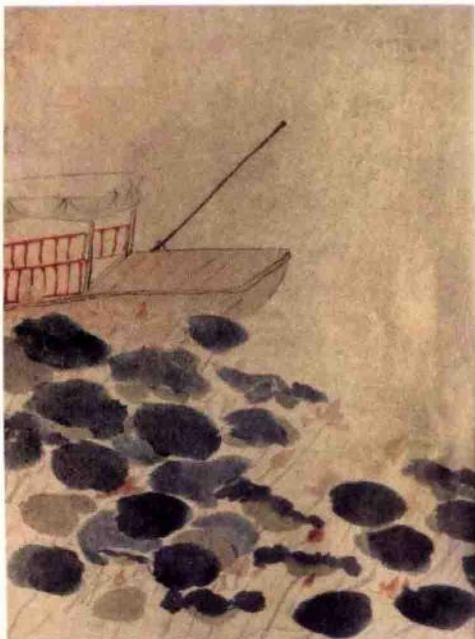


图8 金农 莲塘图



图9 齐白石 虾

不似之似——象形的超越

我们下边再讲一些其他涉及中国画之美的独特之处。一个讲“不似之似”，这是对象形的超越。我们看齐白石画的《虾》（图9），这是他80多岁画的虾。他一生画虾，主要是河虾，不断地变，到70多岁已经完全成熟，80多岁还在进步。我们先跟照片比一下。第一，他画虾的眼睛，是画一道，不是画一点，画的是眼睛的光，这就是“不似之似”。另外，就是虾的腿，真正的虾有八条腿，加上前边的一共是十条腿，他一般只画五条，有时候画六条，省略了。那再有呢？就是这个虾的头部的一块墨，真实的虾没有这块黑，他是为了加强虾的这种半透明的立体感才加上去的。一开始没有这一块墨，后来加了一笔，加了一点墨，这样就把那种虾的质感、体感和那种半透明感——外边有硬壳，里边有嫩肉的那种感觉，都充分地画出来了。所以它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不同于照相，不是写实的，而是如实描写的，有剪裁、有省略、有夸张的。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作品。刚才说到金冬心画的这个自像是送给他一个朋友的，这个朋友就是丁敬。丁敬是谁呢？是跟金冬心同时活动的，在康熙末年与金农等同被称为杭州三高士之一，是中国清代篆刻西泠八家中为首的那个篆刻家，是所谓篆刻浙派的开山祖师，现在西泠印

社还有他的雕像。丁敬是一个职业的书法篆刻家，也是个平民。他自己以做平民为乐，有人举荐他去应博学鸿词，但他不去考试，过着一种非常逍遥自在的自食其力的生活。金冬心的学生罗聘非常了解他，所以在画像中就把他的脖子画得非常长。为什么夸张脖子的长度呢？在人们心目中，脖子长的是仙鹤，仙鹤的生活是很自由的，所谓闲云野鹤，这幅肖像就是通过拉长脖子寓意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方式，画家是这样构思的。

陈洪绶的这幅版画《屈子行吟图》（图10），画的是屈原，但头小。一般说，头跟身的比例是7:1，但这个10:1也有了。为什么呢？就是画家看这个人不是平视，而是仰视，你仰视的时候，有透视，头就小。我们到龙门石窟看那个大佛，如果上去看，头实际很大，不合比例。我们在地下仰视，反而觉得比例合适，要不然就会很小了。陈洪绶有意识地把头画小，是为了表现那种对屈原的崇敬心情。这也是“不似之似”，“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我们来看宋代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图11），这幅山水画也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台湾著名的画家刘国松说，看这张画，他就头发都激动得竖起来，感到了中国画的伟大，西方画家绝对画不出来，所以他后来回归传统。他的画是融合西方的，但精神上是中国的。范宽这张画就是画北方的高山大川，山这么高，劈面而来，好像你在山根，但真在山根就看不到山上的松树了。只有坐着直升飞机，使立足点高于山巅，才能看到山上松树，所以，画家画这个画的时候，他是设想自己在动，不是



图 10 陈洪绶《屈子行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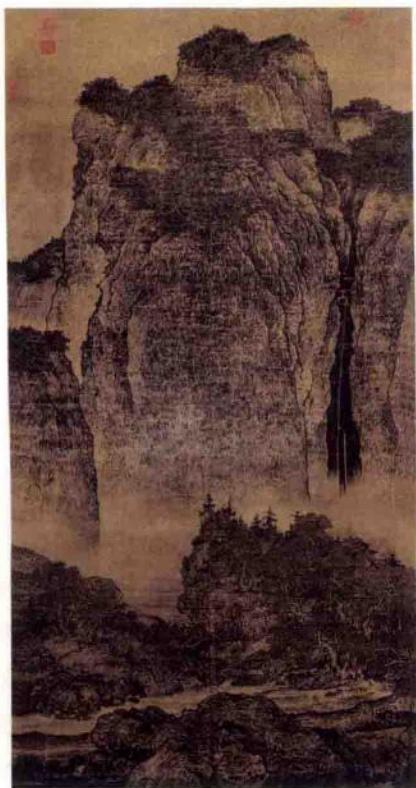


图 11 范宽《溪山行旅图》

固定在一个点上，像我们画写生的时候，他使自己的视点在动，因此概括的内容也非常丰富，这个画就非常有表现力。

梅翀的这幅作品也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现在很少见这种祝寿作品了。他画的是《松树灵芝》。你从这边看，树往一边长，这边都是松树干、松树枝，而上边是松树叶，可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就像一座山，这是山的纹理，山上长着树。既是山，又是松树，寿比南山，用视觉的双关语汇来给别人祝寿。画家就在这种“似与不似之间”寻找更深刻的含义，给予更多的寄托。

奥理冥造——大胆的梦想与幻化

我们再看中国画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前述《荷花影》的特点——奥理冥造。我们看这个《自秤图》（图 12），这幅《自秤图》是一幅非常有趣的画。齐白石有三绝，分别是画虾、画蟹、画鸡。他画其他的画，也画得很好。这张画告诉我们，画家在观察大自然的时候，不是把物理当成画理，不是把自然规律当成艺术规律。我们刚才讲的“奥理冥造”，是宋代沈括的说法。他既是一个文人，又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对画又非常懂，“奥理冥造”是他对中国画家想象的一种概括。这幅画中，齐白石画的小老鼠，跳到秤钩上去了，要掂掂自己的分量，旁边写着“自称”。这个“称”应该就是一个禾木边一个平字的那个“秤”，两者是通用的。老鼠自己不可能跳到秤上称自己的重量，这是齐白石一种异想天开。老鼠怎么能跳到那个秤钩上，又怎么能调节秤砣的平衡呢？老鼠是不会做也不可能做的，在实际生活里不存在这种图像，是齐白石老先生想出来的，是很有创意的，创意里带着幽默和讽刺，好像说你这个小耗子，你偷油吃，你偷粮食吃，别以为自己了不起，你上秤看看自己有多大分量？因此非常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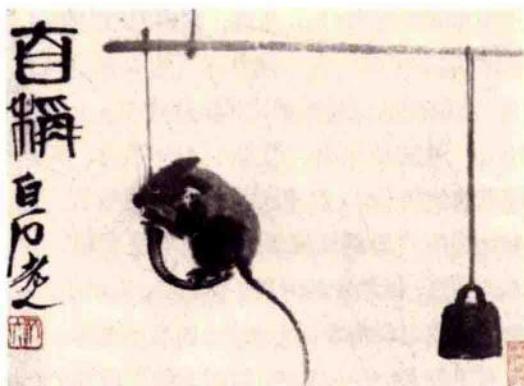


图 12 齐白石 自秤图